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 清代历史演义全书

(四)

〔民国〕蔡东藩撰著

## 目摇摇录

- 第五十三回摇 效尸谏宰相轻生 ..... 员  
失重镇将帅殉节
- 第五十四回摇 奕统帅因间致败 ..... 员  
陈军门中炮归仁
- 第五十五回摇 江宁城万姓被兵 ..... 愿  
静海寺三帅定约
- 第五十六回摇 怡制军巧结台湾狱 ..... 愿  
徐总督力捍广州城
- 第五十七回摇 清文宗嗣统除奸 ..... 猿  
洪秀全纠众发难
- 第五十八回摇 钦使迭亡太平建国 ..... 缘  
悍徒狡脱都统丧躯
- 第五十九回摇 骆中丞固守长沙城 ..... 缘  
钱东平献取江南策
- 第六十回摇 陷江南洪氏定制 ..... 猿  
攻河北林酋挫威
- 第六十一回摇 创水师衡阳发轫 ..... 苑  
发援卒岳州麇兵
- 第六十二回摇 湘军屡捷水陆扬威 ..... 愿  
畿辅复安林李授首
- 第六十三回摇 那拉氏初次承恩 ..... 愿  
圆明园四春争宠

第六十四回	罗先生临阵伤躯 沈夫人佐夫抗敌	.....	怨苑
第六十五回	瓜镇丧师向营失陷 韦杨毙命洪酋中衰	.....	员苑
第六十六回	智统领出奇制胜 愚制军轻敌遭擒	.....	员苑
第六十七回	四国耀威津门胁约 两江喋血战地埋魂	.....	员苑
第六十八回	战皖北诸将立功 退丹阳大营又溃	.....	员苑
第六十九回	开外衅失律丧师 缔和约偿款割地	.....	员缘
第七十回	闻国丧长悲国土 护慈驾转忤慈颜	.....	员源

## 第五十三回 效尸谏宰相轻生 失重镇将帅殉节

摇摇却说英国兵舰,自收到兵费后,总算拔碇出口,慢慢儿地退去,从佛山镇取道泥城,经萧关、三元里。三元里里民,因英人沿途肆掠,愤愤不平,遂纠众拦截,竖起平英团旗帜,把英兵围住。英兵终日冲突,不能突围,统帅伯麦亦受伤。义律亟遣汉奸混出围场,遗书余保纯求救。保纯亟率兵往解,翼义律等突围,始得脱去。奕山不敢实奏,捏称“焚击英船,大挫凶锋,义律穷蹙乞抚,只求照旧通商,永不售卖鸦片,惟追交商欠六百万元。当由臣等与他议约,令他退出虎门外面。”道光帝高居九重,只道奕山是亲信老臣,不至捏饰,当下准奏,谁知他是一片鬼话。

朝中只恼了一个大学士王鼎,上了一道奏章,说:“抚议万不可恃,将军奕山,其偿银媚外罪,较琦善尤重。”这篇奏牍,好似朝阳鸣凤,曲高和寡,哪里能回动圣听?况王鼎是山西蒲城人氏,并非皇帝老子戚族,恁你口吐莲花,总是不肯相信。当时留中不发,后来细问内监,方知道光帝览了奏牍,倒也有点动容,经权相穆彰阿袒护奕山,不说奕山有罪,反说奕山有功,因此把奏章搁起不提。王中堂得此消息,已自愤恨,适廷议追论林则徐罪状,谪戍伊犁,协办大学士汤金钊,因保荐林则徐材可重用,亦遭严谴,连降四级。王中堂料是穆彰阿暗中唆使,气得满腹膨胀,随即嘱咐家人,愿效史鱼尸谏,草了遗疏数千言,历述穆彰阿欺君误国,不亟治罪,大局无安日,海疆无宁岁。结尾有“臣请先死以谢穆彰阿”等语。遗疏写毕,读了一遍,便叹道:“奸贼若除,我死亦瞑目了。”当下将遗疏

恭陈案上 ,并用另纸一条 ,留嘱家人 ,饬他明日拜发 ,随望北谢恩 ,悬梁自尽。

这一死传到王大臣耳中 ,很是惊异。穆彰阿是个多心人 ,料得王中堂无病而逝 ,必有缘故 ,然而凭空悬想 ,总不能摸着头脑。搔头挖耳地想了一会 ,暗道 :“有了有了 !”忙饬家仆去召一个谋士。谋士非别 ,乃是户部主事军机章京聂运。聂运一到 ,穆彰阿嘱他探听王中堂死事。聂运与王中堂儿子王伉 ,向来熟识 ,此番受穆彰阿嘱托 ,遂借吊丧为名 ,当夜前去侦察。行过吊礼 ,由王家仆役引入客厅。聂运遂私问王中堂死状 ,王仆遂一五一十 ,告诉聂运 ,并说出遗疏大略。聂运道 :“我与你家大少爷 ,素来莫逆 ,你去取出遗疏 ,令我一瞧 !”王仆道 :“现在少爷忙得很 ,不便通报。”聂运道 :“你不必通报少爷 ,你私下去取了出来 ,我一瞧过 ,便好归还。”王仆尚是为难 ,聂运允给他千金。俗语说的好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况不过盗取一张文牒 ,稍费手脚 ,坐得千金 ,哪里有做不到的道理 ?王仆去了片刻 ,即将遗疏取来 ,聂运一瞧 ,吓得瞠目伸舌 ,便向王仆道 :“这篇遗疏 ,亏得未上 ,若上了这疏 ,贵东人要惹大祸了。”王仆知识有限 ,也吃了一惊。聂运道 :“我既允你千金 ,快随我去取 !这遗疏由我取去 ,另换一张方好。”当下不及告辞 ,匆匆径去。王仆随到聂寓 ,由聂运取出笔墨 ,另写数行 ,假作王鼎遗疏 ,付与王仆 ,复检出银票千两 ,作为赠资。王仆称谢而去。

聂运忙把遗疏 ,转呈穆彰阿 ,穆彰阿瞧了一遍 ,说道 :“险极险极 !这事幸亏有你 ,你是拔轭出身 ,还好应试 ,将来我总设法谢你一个状元。”欢喜异常 ,把千金都不提起 ,直到后来为穆彰阿所闻 ,方照数给还。待至礼部试期 ,穆彰阿不忘前

言,替他暗通关节。偏同考官中有个山西人,本充御史,得了聂法试卷,竟藏好篋中,上了锁,绝不提起,到填榜时候,主司房考,不得聂卷,相顾错愕。还是御史自说:“某夕阅卷,不戒于火,有一卷为火所烬,想来便是聂卷。榜发后,当自议请处了。”历任至太常侍卿。这是后话慢表。

且说奕山与英人议和,单就广东一省,议定休兵息战,此外全不相关。清廷只道是和议已定,可以没事,令江浙各省裁兵节饷。不意英人仍不肯罢兵,一面率军舰退出虎门,经营香港,规复广东贸易,一面复思借战胜余威,率军北进。适伯麦调印度战舰至粤,遂与义律等决议北犯,途次遇着飓风,撞破坐船。奕山、祁韞等,张皇入告说:“英舰漂没无数,浮尸蔽海。”道光帝还疑是海神有灵,饬颁藏香,令祁韞敬谢祷天。

英政府令大使濮鼎查代义律职,海军少将巴尔克代伯麦职,义律、伯麦回国。濮鼎查、巴尔克,会同卧乌古,带领军舰九艘、汽船四艘、运送船二十三艘,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游弋闽海,进犯厦门。此时邓廷桢已得罪革职,与林则徐同戍伊犁,闽浙总督换了颜伯焘。这位颜制台,颇热心拒外,到任后方督修战备,奈朝旨反令他裁兵节饷,只好缓缓布置。忽闻英兵入犯,急驰至厦门防御。甫到厦门,英舰已闯入鼓浪屿口,颜制台急饬兵开炮,接连炮响,轰沉英国火轮船五艘。英舰反蜂拥齐进,弹丸如雨点般打来。他的炮弹,不是望空乱发,只并力攻一炮台。一台破,再攻一台。厦门口岸,本有炮台三座,起初颜制台防他分攻,也派兵分守,谁知他却一座一座地攻打,这座被毁,那座早已震动。兼且炮台统用砖石砌成,未叠沙垣,弹丸飞至,不是击坍,便是击破,自辰至酉,炮台多半毁坏。英兵用小船驳到岸边,分路登岸,官军不能抵御,水陆

皆溃。金门镇总兵江继芸,身中炮弹,落水溺死。副将凌志、署淮口都司王世俊、水师把总纪国庆、杨肇基、季启明等,各力战而亡。英兵据了炮台,反将炮台上的大炮,移转向北,对着厦门官署轰击,房屋七洞八穿。兴泉水道刘曜春,同知顾效忠皆遁走。颜制台也只得退守同安。

英兵乘势劫掠,厦民大愤,推陈姓为首,聚集五百人,抗英五千众。英兵用大炮,厦民用抬枪,打了一仗,英兵死了百人,厦民只死三人。因此英兵不敢久驻,仍退泊鼓浪屿。越数日,又进攻厦门。副将林大椿、游击王定国又被击毙。还亏提督普陀保、总兵那丹珠督兵力御,击沉英舰一艘,方扬长而去。颜制台初奏厦门失守,旋即报称收复,奉旨责他先事疏防,降三品顶戴留任。

闽海少安,英舰转入浙海。适两江总督裕谦,继伊里布后任,至浙视师。裕钦差任事刚锐,可惜未娴武备。先是调林则徐到浙,亦系由他密荐,则徐方感他知遇,竭力筹防。怎奈遣戍命下,不能逗留。两下相别,彼此洒了几点热泪。会裁兵节饷的上谕,颁到浙江,裕钦差心中,大不谓然,时常遣人侦探英舰动静。忽报英兵在粤新增战舰,声言将移兵入浙。连忙写好奏本,请清廷转饬奕山,问明英人何故有入浙传言?该英人是否诚心乞抚,抑仍是得步进步故智?谁料廷旨批回,反说:“英人赴浙,出自风闻,不足为据,着裕谦仍遵前旨,酌量撤兵,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至糜饷劳师。”这位裕钦差,看到此语,不禁叹气道:“敌常增兵,我反撤兵,两不对头,可笑可恨!想来总是穆中堂主见。穆彰阿穆彰阿!你要误尽国家了!”

随赴镇海阅防。途中接厦门失陷消息,飞檄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统兵五

千,严守定海。这三位总兵,统是忠肝义胆。葛公云飞,尤智勇双全。云飞系浙江山阴人氏,是武进士出身,超擢至定海镇总兵。道光十九年,丁父忧回籍。二十年,海疆事棘,夺情起用。他因定海先尝陷落,收复后,守备空虚,云飞到任,请三面筑城,环列巨炮,堵住竹山门深港,使不复通舟。且增筑南路土城,与五奎山诸岛相犄角。裕钦差到浙时,颇有心采用,奈朝廷叫他裁兵,嘱他节饷,他若还要筑城增垒,岂不是违拗圣旨?因此把筑城事中止。这时三总兵同到定海,手下兵只有五千,三总兵阅视形势,议扼要驻守,王锡朋愿守晓峰岭,郑国鸿愿守竹山门,道头街一带归葛云飞扼守。惟晓峰岭背面负海,有间道可入。三镇兵只三千名,不敷分派,且炮火亦不够用。由王、葛二公商议,请增派兵船及大炮,堵住间道。

当下飞详镇海,裕谦接到详文,邀浙江提督余步云,共议添兵事宜。步云道:“浙江要口,第一重是定海,第二重是镇海,镇海比定海尤为要紧。现在镇海防兵亦只数千,自顾不暇,还有什么兵马炮火可以调遣?”王、葛两总兵,亦有详文到步云处,步云已戒他死守,毋望援兵。裕谦道:“这么一个要紧海口,只有几千兵马!”余步云道:“上年恰不止此数,因朝旨屡促裁兵,所以减去三分之一,现在只四千名营兵了。”裕谦道:“这正没法可想,只得听天由命。天若不亡浙江,定海应保得住,镇海也可无虑。本大臣以身许国,到危急时,拼死报君便了。”

步云退出,战信已到。英兵已来攻定海,驶进竹山门,被我军奋勇迎击,轰断英船大桅杆,英兵已退去了。裕谦稍稍放心。过了两日,又报英兵绕出吉祥门,入攻东港浦,被我炮击却。现英人改由竹山嘴登岸,郑镇台正在截击哩。接连又到

紧急文书两角：一角是王总兵锡朋详文，一个是葛总兵云飞详文。裕谦展开一瞧，统是请大营济师，便道：“怎么处？怎么处？定海兵尚有五千，此处兵恰只四千，难道三总兵未曾知悉么？若我亲去督战，恐怕镇海没人把守，我看这余军门步云，事事推诿，很是刁猾，恐怕也靠不住呢。现在没处调兵，奈何奈何？”就将详文搁过一边，只自一人愁眉兀坐。

适值天气沉阴，连日霪雨，弄得越加愁闷。遂出了营，上东城眺望。突见城外招宝山，悬着白旗，不由地慌张起来，便下城去召总兵谢朝恩。朝恩未至，警信又到，乃是晓峰岭失陷，王总兵锡朋中枪阵亡，寿春营溃散。裕谦正在惊愕，朝恩已踉跄进来，报称竹山门失守，郑总兵亦战死了。裕谦道：“莫非讹传？把王总兵误作郑总兵。”道言未绝，外面已递进败耗，确是郑国鸿又死。裕谦道：“三总兵已死二人，单剩一个葛云飞，想总支持不住。好！好！三总兵不要怨我不救，看来我也是难保了。”说毕，泪如雨下。朝恩见主帅伤心，也陪了两三点泪珠，一面恰勉强劝慰。裕谦道：“我恰不是怕死，若怕死也不来督师了。只可惜三员大将，一朝俱尽，国家从此乏材。还有一桩可疑的事情，招宝山上，如何竖起白旗来？”朝恩道：“招宝山上，乃是余提督军营，为什么竖起白旗，卑镇倒也不解。”裕谦道：“开战挂红旗，乞和挂白旗，这是外洋各国通例。现在本帅并不要乞和，英兵还未到镇海，那余军门偏先悬白旗，情迹可知。我朝养士二百年，反养出这般卖国的大员来，越叫人痛惜三总兵。”朝恩道：“待卑镇去问明提台，再作区处。”朝恩趋出，外面又传报葛总兵云飞阵亡。裕谦此时又悲又恼，悲的是三总兵阵歿，恼的是余步云异心。踌躇一夜，想出一个盟神誓众的法儿。

待到天明,忽见巡捕进来,呈上手本,说是义勇徐保求见。裕谦问徐保隶何人部下?巡捕答称是葛镇台部下。裕谦遂传令入见。徐保入帐,请过了安,便禀道:“葛镇台阵歿,现由小兵舁尸内渡,已到此处。”裕谦问葛镇台阵歿情状,徐保答道:“英人从晓峰岭间道攻入,先破晓峰岭,次陷竹山门,王、郑二镇台先后阵亡。葛镇台扼住道头街,孤军激战,镇台手掇四千斤大炮,轰击英兵,英兵冒死不退。镇台持刀步斗,阵斩英酋安突得。无如英兵来得越多,我镇台拚命督战,刀都斫缺三柄,英兵少却。镇台拟抢救竹山门,方仰登时,突来两三员敌将,夹攻镇台,镇台被他劈去半面,鲜血淋漓,尚且前进,不防后面又飞来一弹,洞穿胸前,遂臻殒命。小兵到夜间寻尸,见我镇台直立崖石下,两手还握刀不放。左边一目,弹弹如生,小兵欲负尸归来,那尸身兀立不动,不能挪移。随由小兵拜祝一番,请归见太夫人,然后尸身方容背负,驾着小船,潜渡至此。”裕谦叹道:“好葛公!好葛公!”当下命随员偕了徐保,往去祭奠,并檄大吏护丧还葬,一面飞章出奏。

料理已毕,遂召集部将,设着神位,饬同宣誓。总兵以下,统共到来,独余步云不到。裕谦正思启问,谢朝恩已近前禀道:“余军门已差武弁伺候。”裕谦冷笑道:“想是本帅不曾亲邀,所以不到。”那边提辕武弁,闻了此语,急忙上前请安,禀称军门现患足疾,特来请假。裕谦摇头道:“敌兵到来,那足自然会好了。”叱退武弁,随至神位前祭告。此时牲醴早陈,香烛齐匡,当由裕钦差行跪叩礼,众将官亦随同跪叩。裕钦差亲读誓文,无非劝勉属下文武,同仇敌忾,倘有异心,神人共殛等语。方才读罢,猛听得隐隐炮声,自远至近,不由的惊讶起来,便即起身誓众道:“本帅的誓文,想大家都已听明,不日间

英兵到来，须靠大家同心抵御，有功立赏，有罪立刑。”总兵谢朝恩，先应了声“得令”，众将士也随声附和。裕谦方命军士们撤了神位祭礼，正思向谢朝恩追问招宝山白旗缘故，探马忽报英兵来了。谢朝恩即抽身告辞，裕谦执着朝恩手道：“这城屏障，便是招宝山及金鸡岭两处，老兄驻守金鸡岭，本帅很是放心，只有招宝山放心不下。”朝恩道：“这要看朝廷洪福，卑镇愿以死报。”当下由裕谦亲送出营，朝恩匆匆别去。

裕谦遂登陴守城，城下忽来了余步云，由兵士将弁，启门放入。步云径上城来见裕谦，裕谦便道：“军门足疾已愈么？”步云道：“足疾尚未痊可，因敌兵入境，不得不前来请教。”裕谦道：“誓死对敌，此外没有什么法子。”步云道：“敌兵很是厉害，万一挫失，全城要糜烂了。”裕谦道：“这也没法。依你怎么处？”步云道：“据步云愚见，只可暂事羁縻。外委陈志刚，人颇能干，不如叫他前去议抚。”裕谦笑道：“我道军门有什么妙策，城下乞盟的事件，本帅却不愿闻。”步云道：“大帅既不愿议抚，此处恐守不住，只好退守宁波。”裕谦正色道：“敌到镇海，便退宁波，敌到宁波，将退何处？我与军门都受朝廷重任，难道叫我逃走么？”步云碰了一个钉子，下城自去。

约过两三个时辰，遥见招宝山上，已换了英国旗号，裕谦大惊道：“不好了！余步云卖去招宝山了。”果然探马报来，招宝山被陷，余军门不知下落。接着，又报：“英兵攻金鸡岭，谢朝恩击死英兵数百，因招宝山失守，军士惊溃，谢镇台身中数创，也即殉难。金鸡岭又被英人夺去了。”裕谦道：“罢罢罢！”言未毕，英兵已到城下。城外守兵，逃避一空，裕谦下城，解下城防，交副将丰伸泰送与浙抚，自己投奔学宫前，跳入泮池。经家人捞救，已剩得奄奄一息。文武官员，闻裕谦投水，都弃

城逃走。只有县丞李向南 ,冠带自缢。临死时 ,还有两首绝命诗。其诗道 :

有山难撼海难防 ,匝地奔驰尽犬羊。  
整肃衣冠频北拜 ,与城生死一睂阳。  
孤城欲守已仓皇 ,无计留兵只自伤 ,  
此去若能呼帝座 ,寸心端不听城亡。

摇摇英兵遂乘胜入城 ,踞了镇海。欲知后事 ,且看下回。

本回以王相国鼎及裕钦差谦为主脑 ,两人皆清室忠臣 ,惜乎其为愚忠。王鼎尸谏 ,无论其遗疏未上 ,为奸党用贿取去 ,即使不然 ,穆彰阿方沐君宠 ,能一击即倒乎 ? 古人有为国除奸者矣 ,宁必尸谏 ? 裕谦明知余步云之奸 ,不能立申军法 ,如穰苴之斩庄贾 ,已成大错。且定海孤悬海外 ,与其万不可守 ,曷若内捍镇海 ,自固堂奥 ,乃以三镇敢死之将 ,置诸必不可守之城 ,以两端怀异之人 ,授以险要必争之地。用隋侯珠 ,弹千仞雀 ,卒至两城迭陷 ,力竭躯捐 ,虽曰见危授命 ,于国事究何补焉 ? 故忠固足悯 ,忠而愚 ,盖不能无疵云。

## 第五十四回 奕统帅因间致败 陈军门中炮归仁

摇摇却说英兵入镇海城，悬赏购缉裕谦，因裕谦在日，尝将英人剥皮处死，且掘焚英人尸首，所以英人非常忿恨。其时裕谦经家人救出，昇奔宁波，闻到这个信息，又由宁波奔余姚，裕谦一息余生，至此方才瞑目。进至萧山县的西兴坝，浙抚刘韵珂差来探弁，接着裕钦差尸船，替他买棺入殓。当由刘韵珂据事入奏，奏中并叙及余步云心怀两端等情。看官！你道这余步云究往何处去呢？步云自入城见裕谦后，回到招宝山，见英兵正向山后攀登，他竟不许士卒开炮，即弃炮台西走，先到宁波，继走上虞。英兵攻入宁波，复犯慈溪，还恐内地有备，焚掠一回，出城而去。

清廷闻警，特旨授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都统特依顺为参赞，驰赴浙江防剿，粤抚怡良为钦差大臣，移驻福建，调河南巡抚牛鉴，总督两江，分任南北沿海的守御。奕经奏调川陕河南新兵六千，募集山东、河南、江淮间义勇，及沿海亡命徒数万，以道光二十二年元旦至杭州。大小官员，出城迎接，不消细说。奕经格外起劲，留参赞特依顺驻守杭州，自己偕参赞文蔚，督兵渡江，进次绍兴。沿途颇也留意招徕，故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愿至军前投效，奕经嫌他年老，劝他回籍。前泗州知州张应云，入营献计，奕经虚心下问。应云道：“英人深入内地，都由汉奸替他导引，其实汉奸所为，不过贪图贿赂，并没有什么恩义相结。现闻宁波绅民，统延颈盼望大军，那班汉奸，又都是本地百姓，若大帅亦悬重赏招抚，汉奸可变作洋谍，大军出剿，使他作为内应，定卜成功。这便是兵法上所说的

‘因间’二字，敢乞大帅明鉴！”奕经道：“这策恰是很妙，但叫谁人去招呢？”应云道：“卑职不才，愿当此任。”奕经大喜，遂议定进兵方略：令参赞文蔚率兵二千，出屯慈溪城北的长溪岭；副将朱贵、参将刘天保率兵二千，出屯慈溪城西的大宝山，专图镇海；总兵段永福率兵勇四千，偕张应云出袭宁波；故总兵郑国鸿子鼎臣，统率水勇东渡，规复定海；海州知州王用宾出驻乍浦，雇渔舟渡岱山，策应鼎臣；奕经自率兵勇三千，驻扎绍兴东关镇，接运粮饷，调度兵马。

计划已定，各路同时出发，只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谁知郑鼎臣航海东去，遇着大风颠簸，先荡得七零八落，没奈何收兵回来，帆樯已损破不少，总算数千名水勇，还幸生全。王用宾出渡岱山，因鼎臣遇风回航，反致孤军深入。到定海附近，被英人侦悉，放炮的放炮，纵火的纵火，连忙逃回，渔船已一半被毁了。

段永福与张应云居然招集许多义勇，又勾结汉奸，令为内应，先由段永福伏兵城外，约期正月晦日攻城。偏这汉奸反复无常，阳与张应云联络，暗中却把师期通报英将。英将巴尔克，忙与濮鼎查商议。濮鼎查是英国有名的谋士，便定了一个将计就计的法子，先期佯开城门，诱段永福入城。亏得永福刁猾，只令前队五百人进去。一入城中，两旁火弹雨下，英兵左右杀出，段军转身就逃。脚长的人，逃出了一半性命，还有一半，统做了宁波城中的炮灰。永福、应云不敢再战，先后奔回东关。

还有出屯慈溪的两将，素称骁勇，刘天保欲立首功，先自发兵，甫至镇海城外，就大声呼噪。英兵闻警登城，接三连四地开放大炮，招宝山上的英兵，又发炮相应，凭你刘天保如何

勇力,究竟血肉身子,敌不过两边炮弹,只得退回大宝山。朱贵接着埋怨他不先通知,以致败退,刘天保尚倔强不服。不想英兵反水陆并进,来攻大宝山。刘天保扎营山左,朱贵率长子昭南,扎营山右。英兵自右攻入,朱贵麾兵迎击,前队用抬炮数十,更迭激射,击毙英兵三四百名。英兵前仆后继,只是不退。朱贵父子,亦拼命相搏,从辰时战到申时,朱军饥渴交加,单望天保军相救,天保军竟整日不到。忽来了一支人马,冲阵而入,朱贵还道是天保军至,谁知他一入阵中,倒戈相向,才识是洋人买通的乡勇,前来抗拒官军。朱贵怒极,下令搜杀,奈队伍已被冲乱,洋人乘间抄袭,后面导引水师登岸,巨炮火筒,射烧营帐,烟焰蔽天。这时候,天保军亦受冲击,反从山左窜到山右,弄得朱军越乱。朱贵见势不支,犹誓死格斗,把手中所执大旗,插在地上,抡着一柄大刀,拍马驰赴敌阵,见一个,杀一个,大约杀了几十个英人,身上亦着了数创,马亦受伤,朱贵被马掀下。英兵统用着长矛,来戳朱贵,不防朱贵突然跃起,把敌矛夺住两杆,左右冲荡,吓得英兵纷纷倒退。英将见战朱贵不下,暗中携着手枪,乘朱贵杀入,陡发一弹,可怜盖世英雄,倒毙沙场上面。长子昭南,见父已倒地,忙冲出父尸前,猛力抗拒,意中想保护父尸。怎奈英兵攒聚,双拳不敌四手,虽格杀英兵数名,已是身无完肤,大叫一声而亡。手下亲兵二百五十人,没一个不殉难。还有知县颜履敬,在后面督粮,距大宝山二里,闻报朱军鏖斗,登高观战,遥见朱军危急,奋然道:“我与朱协台交好多年,理应出去帮助。”忙脱了外衣,拔出佩刀,下山驰赴。仆从上前谏阻,履敬道:“我此去明知一死,但能上报君恩,下全友谊,死亦甘心,何足惧哉?”仆从见主子不允,也只得随着,驰入阵中,死斗一场,统中炮身死。

刘天保奔回长溪岭，促文蔚往援朱贵，文蔚不允，部下亦代为力请，始许发兵二百。时已薄暮，传报朱军覆没，慌得面如土色，急令截回二百兵，夤夜逃走。到了东关，那位扬威将军奕经，早已接得败耗，遁到杭州去了。

先是两江总督伊里布，奉旨回任，因家人张喜往来英船，事涉通番，被逮入都，按律遣戍。浙抚刘韵珂与伊里布素有感情，上了一道奏章，说他因公得罪，心实无他。英人向来器重伊里布，就是伊仆张喜，亦素得洋人倾服，倘令伊里布来浙效力，该英人不复内犯，亦未可定，伏望俯赐采纳等语。道光帝竟言听计从，赦伊里布罪，赏他七品顶戴，令赴浙营效力，并授宗室尚书耆英署杭州将军，与参赞齐慎，一同赴浙。又密谕奕经，叫他注意防堵，暂勿出战，静俟机会。英将见浙省不敢发兵，遂欲转略长江，断绝南北交通，威吓中国。先勒索宁波绅士，犒军银一百二十万元，才许退兵。绅士无奈，东凑西借，方得如数交去。英舰乃退，只留兵千余名，轮船四艘驻守定海。

奕经忙奏陈收复宁波，刘韵珂亦照样驰奏，奏折才发，乍浦的警报又到。乍浦系浙西海口，向属嘉兴府管辖，驻有汉兵六千三百人，满兵千七百人。副都统长喜，及同知韦逢甲，率兵抵御，遥见英舰列阵而来，好像山阜一般，满汉兵先已气馁，弄得脚忙手乱。英舰尚未近岸，他却乱放枪炮，一颗儿都没有放着。等到英舰拢岸，弹药已经用尽。那边英兵，蓬蓬勃勃，炮弹如雨点般打来，岸上的官兵，赤手空拳，焉能抵挡？自然败北而逃。长喜、韦逢甲禁喝不住，也只得退回城中。英兵登陆进攻，猛扑东门，城上炮石齐发，击伤英兵多名。英兵绕攻南门，长喜亦由东至南，奋力督守。忽见城中火起，烟尘抖乱，长喜料知汉奸内应，欲下城搜捕，那时英兵已缘梯登城，长喜

左拦右阻 ,致受重伤 ,遂下城投水 ,经亲兵救出 ,隔宿乃亡。韦逢甲力战多时 ,炮伤左胁 ,亦即毙命。佐领隆福额特赫、翼领英登布、骁骑校该杭阿等 ,统同殉难。佐领果仁布妻塔塔拉氏 ,惧城陷被辱 ,与二女投井死。生员刘楸被虏 ,由英人逼写告示 ,不从被杀。佣工陆贵 ,遇着英兵 ,叫他抬炮 ,他反大骂 ,被英兵一枪戳死。木工徐元业 ,也被英人执住 ,令他引搜妇女 ,他却自刎而尽。还有庠生刘东藩女 ,年二十二 ,尚未出嫁 ,英兵见她生有姿色 ,用刀胁刘 ,令女受污 ,女不从 ,也投入井中。刘进女凤姑 ,年十九 ,出城避难 ,遇英兵尾追 ,不能急走 ,反回身痛骂 ,甘心受刃。余外殉难的人 ,多不知名姓 ,无从记载 ,相传共七百多人。自从英人犯浙 ,别处城邑百姓 ,多望风先避 ,独乍浦猝遭失陷 ,趋避不及 ,罹祸最酷。上自官弁 ,下至工役妇女 ,宁为玉碎 ,毋为瓦全 ,也算是历史上光荣呢。

适值伊里布至浙 ,巡抚刘韵琦亟令赴英舰议款。英将巴尔克未许。还是家人张喜下船一谈 ,巴尔克只索还俘虏十数名 ,扬帆退去。当由刘韵珂一一奏明 ,伊里布遂由七品衔 ,升至副都统了。英舰自乍浦退出 ,转入江苏 ,驶至吴淞口。江南提督陈化成 ,夙具将略 ,本系福建同安县人 ,清廷鉴他忠勇 ,特破回避本乡的故例 ,超擢厦门提督。嗣因江防紧急 ,调任江南。方才到任 ,即迭接定海、镇海败耗 ,江浙是毗连省分 ,浙省遇警 ,江南应该戒严。吴淞又是长江南面的要口 ,向设东西两炮台 ,互为犄角。化成督兵把守 ,三阅寒暑 ,与士卒同甘苦 ,就使风霜雨雪 ,他也同将弁们 ,在营住宿 ,军中感他惠爱 ,呼他作为陈佛。及英兵进逼吴淞 ,总督牛鉴也到宝山县督防。牛鉴胆气很小 ,忙召化成熟商。宝山距吴淞只六里 ,一召便到 ,见了牛鉴 ,别事不闻提起 ,单问保全生命的法儿。化成道：“大